

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文必达

□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焦继

“我为革命流血，死而无憾。”他在狱中赋诗言志：“头断身裂志不折，马列主义若日月；革命胜利人类福，杀身成仁光荣血。”敌人用高官厚禄和酷刑迫使他变节，然而终无所获。这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，便是在渠县岩峰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文必达。

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

文必达，1907年出生于渠县岩峰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8岁入私塾，后转入国民小学，1921年升渠县县立中学。求学期间，他见军阀混战不休，豪绅巨贾巧取豪夺，家乡父老深受涂炭之苦，痛心疾首，愤愤不平，曾在校赋诗写道：“中原无净土，到处血流腥；诛灭独夫贼，国家方太平。”他钦佩商鞅、康有为兴邦治国，变革时政，推崇振兴经济、实业救国。

1926年夏，文必达考入成都公立政法专门学校，攻读经济专业，刻苦用功，立志报国。他与中共党员王道文、晏云阶等一道，共同探索国家命运、民族前途，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龚堪慎的引导下，阅读《唯物史观浅释》《共产主义ABC》《中国青年》和《响导》等革命书刊。不久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8年，军阀邓锡侯、田颂尧、刘文辉三军联合办事处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川的“二·一六”血案，渠县同乡王道文等14人惨遭杀害。文必达义愤填膺，怒不可遏，积极揭露“二·一六”惨案真相，登台控诉，义正词严，支持国立成都大学师生向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发出质问信，参与挽留张澜校长复职的请愿活动。因此，他被成都当局列入黑名单，被迫偕妻返回故里。

回乡后，文必达先后到岩峰场女子小学和男校任教。他教学生循循善诱，启发勤思，对违规逾矩的学生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提倡废除打骂，因而备受师生敬仰。

1930年，文必达任岩峰女子小学校长。他以共产党员教师罗光澡、石攻玉、邹允御、代子光、晏云阶等为骨干，制定“培养学生劳动的身手，科学的头脑，吃苦耐劳的精神”的办学宗旨，增设劳动课、手工课，组织学生参加校办农场植树、种菜、种粮和工艺纺织劳动。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人民。他讲公民课，剖析孙中山“联俄联共，扶助农工”的新思想；上国文课，旁征博引，讲岳飞“精忠报国”精神和黄巢、李自成、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，宣扬成都“二·一六”惨案烈士的事迹。

在文必达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，学生敢于破除迷信，反对封建势力，打“山神土地”，拆“神龛”，搬“菩萨”，提出“打倒神权”的口号。

文必达等共产党人于岩峰男、女小学，组织“革命行动社”，设阅览室，指导青年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达尔文传》《洪水》《短裤党》《白话书信》《子夜》《乐园》及《太阳月刊》等书刊，开展读书会，故事会、谈话会等活动，鼓励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投入革命洪流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全国掀起抗日高潮，文必达组织岩峰小学师生集会示威游行，声讨日寇罪行，率众高呼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并登台揭露、批判国民党蒋介石“宁亡于日，不亡于赤”的主张，与共产党员教师一起编排文艺节目，宣传抗日，先后演出《棠棣之花》《黄昏之后》《聂政刺秦》《实地写生》及《工农兵联合起来》等节目。

1932年上半年，文必达受党组织派遣，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，兼任岩峰场督练长（同年9月改称副镇长），领导岩峰民团，掌握武装，并坚持在岩峰女校任教，传



文必达遗像

播早期共产主义思想。

这时，岩峰场头面人物王伯厚仗恃权势，安插亲信熊绍绎到校任教，企图瓦解、破坏党的组织。文必达了解真相后，经过缜密行动，发动广大师生，揭露其阴谋，一举将熊哄出校门，斩除后患。

大义凛然 英勇就义

1932年12月，红四方面军入川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。中共岩峰特支为迎接红军，决定组织一营武装，命名为“营渠工农大同盟”。文必达参与组建武装，并任第一连连长，配合红军行动。

1933年9月，红军解放营山县老林场，他受组织委派，组织女子宣传队贴标语、演节目。红军很快解放了渠北大片区乡后，他率宣传队分赴贵福、岩峰两区部分场镇进行街头宣传，参加反击敌人围攻的战斗，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。

1934年1月初，红军撤离渠县，国民党川军二十军第四混成旅旅长杨汉域率部复据渠县。军匪官吏、土豪劣绅对革命人士大肆反攻倒算，还让乡团悬赏通缉文必达，抄其家产房屋。大兴场（今千佛乡）团总石兆初昼思夜想领赏发财，到处打听，率民团一个班缉拿文必达。他派探子到文必达家文家山一带日夜蹲守一个星期，在杨兜店子发现了搞粮食的文必达的马夫住处。探子立即报告石兆初。石兆初欣喜若狂，与探子一道，将马夫连夜抓回团保所，逼他交代文必达的藏身之处。石兆初先是对马夫打耳光，后是踢脚头，马夫都说不知道。后来又吊“鸭儿凫水”，马夫忍受不住，供出了文必达的藏身之地——大兴场花石村黄草坪的一个石洞里。于是，石兆初率民团一个班趁夜色摸到黄草坪包围山洞。文必达的确藏在这个山洞里，他与马夫相依为命，躲藏了近20个日日夜夜，带去的粮食吃光了，这才打发马夫去亲戚家取粮，不料被石兆初的探子发现踪迹。石兆初将文必达抓获后，第二天押进县城，到杨汉域处领赏。杨说：“别忙，你还没抓住文必达的妻子呀。”

石兆初随即带团丁包围了文必达的家。仔细搜查后，一无所获。原来，文必达的妻子魏莲芳在文必达离开岩峰去黄草坪前夕，即受丈夫叮嘱：“定然要教养好孩子，做人要有骨气，我为革命流血，死而无憾！”夫妻分开后，魏莲芳带着孩子去了成都娘家。石兆初向杨汉域报告后，得到赏银500元及德国手枪一支。

其间，岩峰团总李之涣参加审讯，对文必达说：“只要你写个退党声明，把晏云阶

那3人的下落说出来，我把团总的位置让给你。”“呸！”文必达吐了一口痰在李之涣脸上，然后赋了文前诗一首以言志。

李之涣顺手抹去脸上的痰，气急败坏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一个杀身成仁光荣血，我要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成！”敌人用尽种种酷刑，都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东西，决定将文必达处死。群众惊闻文必达被捕，万分痛惜。乡民李德清、罗光洁带领80余人愤然面见杨汉域，申明文必达无罪，要求释放。杨暗设圈套盘诘：“是否真保？”当即有30余众齐答：“敢保！”结果一一被扣，人人被罚，少者大洋十余元，多者达六七十元。

1934年1月26日清晨，狱卒送上酒饭。文必达说：“腥臭酒饭不能玷污我的清白！”刽子手剥光文必达的上衣，将其五花大绑，押往岩峰场火亭子操场，沿途乡邻无不声泪俱下。

首先被拉上来的是岩峰场小学的进步师生，有七八个。因为追随文必达，被押来陪杀场。

文必达被绑于木桩上，他大义凛然，面不改色。“文必达是好人，文必达是好人……”围观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来。李之涣面带怒色地举起驳壳枪，朝空中放了两枪，大声制止道：“吼什么吼，再吼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接着，他发了一通矛头指向文必达的言辞。说什么“文必达一贯反政府，他读中学、大学的时候就反政府。搞得学校没法上课……”文必达针锋相对：“你这号人渣，是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！”“好好好，我是人渣”，李之涣似乎被刺到了痛处，恍然转身，大吼起来：“我问你，红军来了，你带一连人去迎接他们，100多支步枪、手枪全落到别人手里了。你呢，啥都没有了，连命也没有了！”“哼！”文必达笑了笑：“枪落到别人手里？不，在红军手里，等于在自己手里。我的命，交给革命事业，值！”

“你这么对得起红军，他们为啥不带你走？”“走？我不能走。”“为啥？”“因为你还没死，还有那么多害虫。留下来，就是为了消灭你们！”“今天是你死还是我死？”“死，算什么。二十年后，又是条好汉。那时，你让我来收拾你吧！”李之涣无言以对。文必达高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红军会回来的，春天就要到了，他们的日子不长久了！”李之涣把手中的枪在文必达面前晃了晃：“不许反宣传，不许讲话！”

这时，李之涣接到一张纸条，那是杨汉域写给他的，称另外有事来不了岩峰场，处决文必达就交给李之涣执行。

李之涣踩在一条凳子上，向大家宣布杨汉域的指令，然后持刀向文必达左眼眉毛处割下去。文必达忍着剧痛高呼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红军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文必达对刽子手的兽行大骂不止！刽子手李之涣持刀先抹其颈，再卸其臂，一刀一刀行刑，围观乡亲见其残暴惨状，无不深恶痛绝，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！

文必达大义凛然，英勇就义，时年仅27岁。

文必达牺牲后不久，石兆初一家得了瘟疫，全部死光。连前来帮办丧事的亲戚也染上瘟疫丧了命。群众说，真是恶有恶报。李之涣，这个凶残的敌人，最终也没逃脱人民的审判！

青山埋忠骨，浩气存长空。文必达的英雄事迹将彪炳史册，万古流芳，永驻达州人民心中。1981年11月27日，渠县人民政府追认文必达为革命烈士。渠县岩峰一小已作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达州市“巴渠共运”活动会址，塑有文必达烈士雕像，建有展览馆，供人民群众学习瞻仰。

（本文参考了《闪耀的星群》《党史博览》等文献。）